

·路智七·

回憶六十三年前的飛行糗事

我怎麼會投考空軍官校？自中國大陸來臺，當時就讀於省立臺北成功高中，民國卅八年畢業後，報考臺灣大學落榜之際，巧遇海軍官校的招生活動，心想航海的軍旅也是不錯，不但可以念書，還可以報效國家。那段時間，臺海並不平靜，兩岸海軍經常開戰，因此想為國家出份力量。在臺北生活時，常聽到街道有人高唱〈保衛大臺灣〉的歌曲，間接燃起我從軍的動念。奇怪的事就發生在我報名填表的時候，我把照片貼好後，準備交給旁邊的海軍上校，他眼睛一瞄說：「照片重拍，相貌不符」。我則向他報告：「這張照片跟畢業證書上的完全一樣」，因為五月份不巧地扁桃腺發炎，學校又催促繳交畢業照片，我只好頂著浮腫的半張臉到相館拍照，照相

館人員則好意地把拍照位置調整一下，好讓缺點稍能遮掩，而我還加洗一些做為日後備用。我苦苦哀求了半天，那位上校仍不通情理地拒絕，後來我的聲音越來越大，驚動了招募組的主任出來瞭解狀況，經我說明原由並請求候補，主任便同意讓我過關。考試那天，卻倒楣地遇到那位海軍上校擔任監考官，他在我的考卷上打了一個鉤，我詢問他何意時？他則表示：「你即便考上，也不會讓你進來。」在這種情況下，在有骨氣的人也會受不了這般羞辱；因此，在考完第一天後便棄考了。

在與海軍無緣的情況下，我便乖地就讀大學，到了民國四十年，空軍官校來臺首度招生，我記得當時在臺北連雲街的招生辦事處，便與幾位

同學一同前往報考；在體檢時我的心跳相當快，那位醫官很客氣地叫我不要緊張，同時讓我在椅子上休息十分鐘；因此，在第二次測量脈搏為每分鐘八十次而過關，在各項儀器的測量中，以平衡桿最為困難，許多人都是在這關被刷掉的，而我比較聰明，先把兩線拉到底，觀察差距多少後，再慢慢微調拉回，三次下來都在誤差範圍內，我一走出那間測試室，立即告訴我的同學這些技巧，他們在這個項目都順利通過；只是我們三人報考，只有兩人錄取，一人遭體檢淘汰，我



筆者於官校授階後留影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們期上共考取三百三十人。
在東港入伍生總隊共分為兩個中隊，須接受六個月的步兵訓練，班長清一色是陸軍官校剛畢業的少尉軍官，在各項操練上相當嚴格，因為本身歌喉不差而被選為軍歌的起音手，一



筆者於教官講評後合影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機坪後，教官不講評，並要求我坐在駕駛艙內，當時心想完蛋了！沒過多久，跑來一位相當嚴格的考試官——侯大隊長，他一屁股坐進前座，我當下不清楚是進度考試？還是單飛考

直唱到官校畢業。入伍完訓後，即被送至虎尾開始初級飛行訓練，所使用的是PT-17雙翼教練機，該機為美國波音公司製造，其安全性相當高，如飛行進入螺旋時，只要鬆開雙手，自己便能修正回來，這項科目非常刺激，我特別喜愛這種飛行感覺。但是期上有幾位同學因為害怕螺旋飛行而嚇得痛哭，便自動請求退訓。經過了七至八個小時的飛行訓練後，即進入放單飛階段，記得有一天教官帶我飛回本場落地時，他手勢比個「1」，即表示一號跑道，剛好另一架飛機同樣在一號跑道落地，我就自己選擇在二號跑道，結果被後座教官修理一頓，認為我不聽從指揮，落地滑回停



筆者駕PT-17單飛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試？考試官只對我說：「把飛過的科目都做出來」我即回答：「是！」便將飛機滑出停機坪。但心裡總是忐忑不安，因為教官事前並沒有任何提示，我只能夠自己瞎猜，並自認為表現尚可，在空中折騰了四十分鐘後返回本場落地，我正起身要聆聽考試官講評，他則立即叫我坐下，交代再去飛

兩個落地，並從口袋掏出兩條紅帶子綁在翼尖上，另請兩位同學扶著翅膀，護送滑出停機坪，此時才驚覺教官的帶飛是苦肉計，算是挨打陪考的，在滑行同時，回想方才那種滋味真是值得追憶，看著兩條紅帶在翼尖飄揚，內心同時充滿著喜悅，當飛完兩個落地回到停機坪時，教官臉上也略顯笑容，沒有再責備。時間過得飛快，轉眼間又到了最後階段考試，也就是初級飛行結業考試，正當猜想是誰來擔任我的考評時，抬頭一看，竟是中隊長親自出馬，他訓話時的氣勢及平日的訓練要求，令許多學員都畏懼三分。考試當天，天氣不壞，多雲但側風小，隊長一上飛機即露出肅殺氣勢，交代要考試的科目後，我即把飛機滑向四十五度方向，此時隊長突然站起來，跳下飛機去小解，我因不清楚他在甚麼位置，心裡想著爲了節省時間，乾脆推大油門試車，哪知道隊長正在機尾處，強風把他的小便吹得全身濕，並將他留美購置的太陽眼鏡也吹飛了。當下覺得自己很糊塗，深信這下應該砸鍋了，所以儘量要求自己把科目飛好，平常目標「8」字是比較難的科目，要配合很多飛行動作，那天卻相當順利完成。唉！就算是臨別紀念吧，我把全部科目完成後飛回

本場，在飛機停妥關車時，只見隊長跳下飛機，一句話也不說地直奔休息室內，這是我的教官也看傻了眼，因從未發生這種事情，教官便詢問我：「發生甚麼事情了？」我大概描述剛才所發生的事情，教官的第一句話便是：「你真是笨得像豬一樣！」即轉身回到休息室去。兩人在裡面談了將近廿分鐘後走出休息室，只見教官臉

拉得很長，表情非常嚴肅，並說了一句「自作聰明」，便不再講評。至於能否過關這件事，讓我不安好幾天，後來我主動找隊長道歉，並表示對損壞的太陽眼鏡願意賠償，希望隊長能寬宏大量。直到公布結訓名單當天，我竟然過關了！雖然過了一甲子，我並沒有忘記這件糗事，但心裡還是相當感恩。



筆者駕AT-6單飛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之後，我們到了岡山官校，開始兩個月的基本學科，然後分組帶飛，操作機型是AT-10，其馬力比起PT-17大多了，但很容易打地轉，不少同學因爲無法駕馭而遭停飛。所幸我的教官是王寶和，教學態度認真，講話語氣溫和，由於他的教學方式明確，讓我短短飛了六個半小時就送考單飛，本來想搶放第一名，但因睡眠不足而眼睛佈滿血絲，考試官要我再休息一小時，之後也順利放飛。當時適逢老總統蔣公要在總統府前親自校閱三軍，我們官校學生

及通校學生一同操練，代表空軍接受校閱。除了平時飛行之外，其餘時間還要操練分列式及練踢正步，雖然踢正步並非我們官科的主要訓練項目，但我們肩著老舊的七九步槍，整齊的步伐令校閱臺上的長官都刮目相看，踢出三軍的第一名。

雙十國慶後，我們重回岡山正常作息，在某天飛行訓練時，起飛不到十分鐘，要命的時刻來了，機場因為飄起濃霧而關閉，此時南部所有機場也先後停止起降，在這緊要關頭，我的飛機螺旋槳變矩突然斷裂，飛機失去動力的狀況，只有迫降一途，當時我們的位置在左營外海，下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什麼都看不到，教官有意叫我跳傘，但我選擇不跳，心裡想降落在海裡危險性更高，不如跟教官一起迫降。教官因為熟悉地形便要我來飛，他負責導航，此時飛機在盤旋下降狀態，高度逐漸消失到五〇〇呎仍看不到地面，直至二〇〇呎才看到模糊的海水顏色，我便朝向東面飛去，在一五〇呎隱約看見落脊山，這是我們平時飛訓的重要地標，心想只要繼續往前飛，一定能夠到達機場，果真在五〇呎時準備進入場邊，我立即將起落架放下，只見草地一片，教官斷然落了下去，飛機一陣彈跳並撞到

一處大土堆，飛機終於停了下來。此時頭部感覺有些微微作痛，發現撞了好幾個包，救護車也來到停機坪，大夥圍過來喊著「小子，您真命大！」為慶祝這次的重生，我當時還買了一箱寬橋冰棒跟大家分享。

過了數月，類似的狀況再度發生在我的身上，也是教官帶飛的時候，在起飛爬到八〇〇呎，發動機冒出大量的黑煙與滑油，瞬間座艙罩噴滿了濃稠的滑油，讓我無法清楚看見前方，我立即反應，迴轉一八〇度返回並請求迫降，塔臺也很機靈的廣播所有飛機散開，正要起飛的飛機一看到對頭有飛機（緊急著陸），趕緊向左拉開，部分等待起飛的飛機也衝入草地，機場充滿緊張氣氛，我的飛機因為擋風玻璃噴滿了滑油而視線不清，只能靠眼睛餘光慢慢落地，還好沒有降落到場外，此時消防車也緊跟在我們後方，等到我們跳下飛機後，即對飛機噴灑泡沫，經檢查結果為發



筆者時任上尉的結婚照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動機頂端的兩個汽缸爆裂，同學們都說我的運氣好，又逃過一劫。我的軍旅生涯因為這些難忘的過往而充滿回憶，還有許多故事仍藏在腦海中，我也會繼續的寫下去，只怕自己的文筆跟不上時代而已。